

# 技术怀旧：对社交平台上 CCD 怀旧现象的再思考

张佳琦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社交平台上 CCD 复古风的兴起，本质上是加速社会中的一种技术怀旧现象。本文借助博伊姆的怀旧类型学，指出青年群体对 CCD 的追捧并非出于修补性的复原冲动，而更多体现为反思性怀旧。在实践层面，CCD 被赋予了“千禧年美学”“真实感”等符号价值，成为社交展演、身份认同和趣缘圈层的载体，并实现了旧媒介物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的物质性回归。研究揭示，这一热潮背后存在多重动因：加速时代的情感缓冲与慢媒介补偿、图像化社交平台的美图生产与符号消费、名人示范效应，以及青年对高清算法图像的技术祛魅和视觉反叛。然而，文章也冷静审视了 CCD 复古热的潜在危机：二手市场溢价泡沫、灰色交易链与技术老化可能使其沦为转瞬即逝的电子垃圾。在此基础上，文章将 CCD 实践理解为一种温和的风格化抵抗和新型复古亚文化形态，从中折射出当代青年寻求差异、重构真实感与身份认同的文化心态。最后，本文提出应在技术怀旧与媒介进步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审慎面对旧技术物的情感价值与消费收编，在怀旧与革新、记忆与速度的张力中重新锚定人与技术的关系。

**关键词：**技术怀旧；CCD；反思性怀旧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72854

大约从 2023 年初起，社交平台上刮起了一阵 CCD 复古风。CCD (Charged Couple Device)，全称为电荷耦合器件，是一类特殊的半导体器件，在成像系统中所承担的作用，就相当于传统胶片相机里用来记录影像的胶卷。21 世纪初，采用 CCD 图像传感器的老式数码相机、摄像机在市场上盛行，后来 CCD 因感光元件性能偏弱、功耗偏高等固有缺陷，逐步被搭载综合表现更优异的 CMOS 图像传感器的数码相机所取代。又加上智能手机摄影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CCD 原本具备的便携、平价优势也彻底不复存在，最终于 2017 年正式宣告停产。可能审美是一个轮回，现如今 CCD 凭借浓郁复古的色彩表现、怀旧感十足的外观造型，以及独树一帜的成像风格，重新成为年轻群体追捧的潮流时尚单品。

CCD 复古风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技术怀旧。技术的不断更迭使人们的媒介生活加速产生变化，人们开始怀念旧媒介技术所建构的生活时，就产生了“技术怀旧”<sup>[1]</sup>。有学者认为技术怀旧意味着“对过时技术的怀念与渴望”<sup>[2]</sup>。主要表现为特定媒介文化和艺术形式对“真实”模拟要素的重新组合或再模仿，例如胶片颗粒、划痕、闪烁的灯光、破损的边框和褪色效果等<sup>[3]</sup>。从媒介技术的具体维度来看，媒介怀旧体现为大众对过往的媒介文化与技术的向往，人们会带着原有的社会文化内涵、美学特质、风格调性、操作逻辑，甚至是专属的嗅觉、触觉体验，重新接纳那些早已被时代淘汰的过时媒介技术。

学界建立了两种基本技术怀旧的类型学，包括修补性技术怀旧和反思性技术怀旧<sup>[4]</sup>。其中，修补性怀旧更偏向怀旧概念里“乡愁”的维度，核心指向对过往家园的重构，以及对记忆空白的填补。与之相对，反思性怀旧更聚焦于“渴望”这一情绪本身，既不执拗于复原记忆里的具体事物，甚至还暗含着对全盘复古行为的否定。显然，这场在社交平台上掀起的 CCD 复古潮流更多的呈现出反思性技术怀旧的特质。换句话说，年轻人追捧 CCD，并不是要将其作为摄影设备进行全面复兴，而是借助围绕 CCD 展开的怀旧实践，重新塑造自身的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怀旧载体的 CCD 和开展怀旧行为的年轻主体，都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衍生出了全新的内涵。

**作者简介：**张佳琦(2000—)，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

## 1 CCD 复古现象解析

### 1.1 社交展演与符号消费中的 CCD

CCD 复古热潮的兴起, 折射出年轻一代群体围绕这一旧媒介技术所展开的独特行为模式。他们将 CCD 视为一种社交展演的媒介工具, 通过集体性的内容生产与互动分享, 共同推动这股复古风潮的持续升温。

在具体的怀旧实践中, 人们通过日常使用 CCD, 也顺势为自身贴上了“Y2K 风格”“复古文艺范”“千禧年美学”这类极具辨识度的个人形象标签。爱好者们大致形成了三种常见的实践方式。一部分人通过拍摄、分享 CCD 风格的人像作品, 为自己的社交账号形象叠加独特的复古氛围感, 在同质化的算法内容里快速获得辨识度; 一部分人凭借更早入手体验、产出相关内容, 成为圈层里引领风潮的“新潮先行者”, 在同好群体中收获了专属的社交话语权; 还有一部分人则深耕设备领域, 通过拆解测评、机型科普、淘机避坑指南等内容输出, 成为圈层里公认的技术分享者, 搭建起专属的 CCD 知识交流社群, 在解答他人困惑、对 CCD 侃侃而谈中确认自身“CCD 专家”的认同。这些行为背后, CCD 似乎已经不再只是工具, 而开始承载起身份标签的功能。这一从工具到标签的转换何以可能?

这种集体表演的热忱, 首先要归因于 CCD 在社交平台上被赋予的符号价值, 其次是因为这类符号交换能带来切实的社交回报。在社交平台上, CCD 经过传播赋魅, 已被贴上了“千禧年”“真实感”“复古”“还原美貌”等多重氛围感标签。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 消费社会里生产的内涵早已发生转向, 生产逐步演变为彰显身份与圈层特质的“符号差异性生产”, 这套逻辑同样完全适配当下的 CCD 热潮。人们热衷投身 CCD 怀旧实践, 绝非因为它的成像参数能超越如今的智能手机, 而是怀旧群体可以借由 CCD 自带的复古符号资源, 为自我形象的个性化表达赋能。与此同时, 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从收益与成本的维度剖析人际互动, 认为当个体的预期收益高于投入成本时, 对应的交换行为便会持续发生。换句话说, CCD 爱好者主动产出、分享怀旧相关内容的核心驱动力, 正是这类带有独特属性的符号, 在圈层互动交换中为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尊重。

其实 CCD 怀旧实践还催生了以趣缘为纽带的参与式文化生产。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围绕 CCD 持续产出相关内容, 慢慢形成了一类以旧媒介为核心的特色网络亚文化。在这一过程中, 爱好者们通过“围猎式”的文化生产, 将 CCD 的符号光环不断推高, 使其逐渐与“电子垃圾”的工具性定位相剥离, 获得了全新的文化意涵。该群体在面对外部质疑时展现出独特的群体意识。当被批评为“智商税”时, 爱好者们往往选择“圈地自萌”, 在内部交流中形成“CCD 虽不值那个价, 但它能拍出特定效果, 定价是市场反应”的共识。外部争议非但没有磨灭热情, 反而推动了群体凝聚。在社交媒体算法精准推送所构建的内容茧房中, 爱好者们围绕着共同的怀旧情感与审美想象, 慢慢形成了一个和主流大众审美区分开的趣缘小圈子, 让 CCD 成了这个群体用来展现自我、寻找同好认同的重要媒介载体。

### 1.2 旧媒介物的物质性回归

以往的研究多将技术定位为记忆的承载工具与中介, 强调技术本身与其他可承载记忆的实体物一样, 有着保存文化记忆的功能。而当下的研究实现了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的转向。所谓“记忆的技术”, 其核心主要在于技术所中介和传递的信息内容本身。而“技术的记忆”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以技术本体为核心的记忆研究范畴。媒介技术自带的物质属性与实体特质, 也从此前长期被忽略的研究背景中逐步凸显, 最终成为记忆文化研究领域无法被回避的独立核心议题。媒介技术在充当记忆的形塑要素与中介渠道之外, 其自身也开始充当起被人们记忆的客体。

这种转变意味着媒介物本身获得了独立的“记忆地位”。当技术迭代的速度超过人们情感适应的节奏, 那些被淘汰的旧媒介物便开始挣脱“工具性”的单一标签, 显露出其作为“记忆之场”的另一重身份。CCD 相机便是典型的例证。它的像素不足、色彩偏色、对焦迟滞, 这些“缺陷”恰恰成为触发特定年代感知的感官开关,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年代符号系统, 能够直接将观者拉回千禧年前后的视觉经验之中。人们对 CCD 的怀旧并不停留在它所记录的内容上, 而是延伸到了这台机器所代表的整个媒介生态与生活方式——它的金属机身、伸缩镜头、机械快门声响构成了一种复合的感官体验, 这种体验无法被手机摄影的触屏操作所替代。社交平台上 CCD 的重新流行, 在阐释它既是拍摄工具, 同时也是被展示、被欣赏的审美对象, 它不再隐身于照片背后, 而是走到了镜头之前。

这种怀旧实践的另一层特殊之处在于, 它并不执着于真正“回到过去”。与试图重建往昔的修补性怀旧不同,

CCD 复古热潮的参与者清醒地意识到千禧年代的生活已不可复制。他们所追求的,更多是在当下环境中对过往物质物的意义进行重新建构。借由这一旧技术物的媒介特质,在高度滤镜化的数字影像洪流中,获得一种差异化的视觉表达和更为“真实”的身体体验。这种立足当下、面向过去的怀旧带有鲜明的反思性特征,它不迷信技术进步的神话,也不盲目沉溺于旧物,而是在新旧夹缝中寻找更具温度的生活方式。技术物的生命并不终结于其功能的退场,它们的物质性、美学风格与集体记忆使其可能在另一个时间节点被重新激活,焕发出新的文化价值。

## 2 CCD 复古热潮的多重动因

### 2.1 加速社会中的情感缓冲与慢媒介补偿

CCD 怀旧的首要动因,源于加速社会对个体时间体验的挤压以及由此催生的情感补偿需求。社会的持续高速运转反而催生了大众感性层面的减速趋势,直接引发了个体时间感知、人际联结乃至集体文化连续性的多重断裂。在此背景下,那些早已被迭代淘汰的旧媒介技术,恰恰凭借自身自带的“减速”特质,反倒成为人们抒发情感共鸣的核心载体。正如德国学者罗萨所提出的理论,主体若能在不同生活维度搭建起稳定的“共鸣轴”,便更能真切感知生活的质感与美好,而这类慢属性的旧媒介,恰好为这种稳定共鸣的生成提供了切实的可能。

CCD 作为千禧年前后流行的数码产品,恰好承载了彼时的生活节奏与情感体验。其相对繁琐的使用流程——按下开机键等待镜头旋出、拨动模式盘、半按快门对焦、等待电子信号转存等构成了一种“慢下来”的仪式感。这种仪式化操作带来的延迟满足,与手机摄影即时可得的高效率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综合了触觉、听觉与视觉的复合感官体验,使 CCD 超越了单纯的工具属性,成为应对加速社会倦怠感的情感缓冲带。

### 2.2 图像化社交平台中的美图追求与怀旧消费

CCD 复古热潮的第二重动因,在于图像化社交平台所催生的美图生产机制与怀旧符号的消费转向。很多社交媒体的内容形式以图片为主导,用户的使用体验被设计为以图片为线索的流程,这“倒逼着用户投入到美图生产中”。在这些平台上,美图已然成为年轻群体开展线上社交互动、完成自我形象呈现的通用必要话语体系,用户“一边持续生产着美图,一边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拍出更美更有风格照片的方法”。

与此同时,人们逐渐察觉到由人造美图拼凑而成的社交媒体环境的虚假属性,进而催生出对无休止修图劳作的抵触情绪。CCD 也由此被塑造成一种暗含着对当下“美图劳作”反叛意味的“氛围感神话”。“千禧年特质”“原生真实感”“复古调性”“无修饰还原美貌”等多重叠加的符号价值,不仅满足了用户对差异化视觉表达的需求,更成为可被消费的审美符号。消费社会中生产的内涵已发生转变,生产演变为体现身份和地位的“符号的差异性生产”。CCD 怀旧群体主动积极地在社交平台产出、分享怀旧文化相关的 UGC 内容,其核心内在驱动力,正是符号价值在人际互动交换过程中为个体带来的认同与尊重。这种由平台机制、用户需求与符号消费共同构成的美图经济,使 CCD 从小众爱好迅速演变为一股强劲的社交潮流。

### 2.3 名人示范与社交扩散

CCD 复古热潮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中关键意见领袖的示范效应。早在这一潮流兴起之前,已有明星在公开场合手持 CCD 相机出境,激起了粉丝群体的好奇与关注,为这一旧媒介物重回大众视野埋下了伏笔。随后,各社交平台上的 KOL 迅速跟进,纷纷加入推荐行列,围绕拍摄技巧、机型选购等话题持续输出内容,使 CCD 的认知范围不断扩大。“复古怀旧好物”、“氛围感神器”等标签便长期与 CCD 绑定出现在网络话语体系中,在反复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用户对这一旧媒介的固有认知框架。

在现在的社交平台环境里,博主们靠着平台的流量分发机制,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获取大量关注。他们普遍使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紧跟当下的热门话题,通过分享自身使用 CCD 拍摄的原创作品与真实体验,很容易勾起普通用户群体的兴趣。特别是对网上热点非常敏感的年轻人们,更容易在这种示范效应下产生追随与模仿的冲动。由此,“明星同款 CCD”“网红同款机型”也顺势成为青年用户检索、讨论 CCD 相关内容的核心热词。

这些博主的推广不光让更多人知道了 CCD,还悄悄把它变成了一个自带热度的时尚符号。他们把 CCD 拍出来的复古感审美带火,慢慢形成了一套专门的拍照审美标准。靠着明星网红的影響力,再加上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和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CCD 一下子就从小圈子里的爱好,变成了全网都在追的流行趋势,充分唤醒了青年群体对这一复古审美形态的普遍向往与深度参与热情。

## 2.4 视觉反叛下的技术祛魅

在计算摄影技术全面渗透、影像生产逻辑高度标准化的当下，青年群体针对旧媒介的复古实践，早已脱离了浅层的怀旧趣味复刻，演变为一场针对主流视觉规训与技术崇拜的有意识反叛行动。通过复用 CCD 这类被主流技术迭代逻辑抛弃的影像设备，用户得以在被算法滤镜统一审美、高度同质化的数字视觉场域中，开辟出专属的差异化表达通道。他们更喜欢用 CCD 拍摄更为自然、接近本真状态的画面，以此对抗过度修饰、毫无瑕疵的完美图像。在高度标准化的视觉表达体系中重新找回真实感与原始性是他们的行为背后折射出的一种深层文化诉求。

这类复古实践的本质，是年轻群体对高清数字图像展开的“技术祛魅”行动。当下，不少人在高频接触高清摄影、精细化修图的日常过程中，反复陷入疲惫与紧绷的状态之中。被放大的面部瑕疵、反复修图带来的倦怠感、“出片率”标准下的攀比焦虑等这些都在困扰着年轻一代的影像生产者。技术越是精细、越是易得，图像的每一个像素似乎都承载着追求完美的压力。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CCD 呈现出一种去算法化、去精修化的原初影像。使用者无需反复调试拍摄参数，也无需投入大量精力完成繁琐的后期加工流程。他们彻底跳出了对极致清晰度与成像精准度的单向迷恋，转而主动拥抱画面自带的朦胧与柔焦质感。CCD 成像过程中自带的高噪点、色彩偏移、高光溢出等曾被主流影像体系判定为技术缺陷的特质，如今被重新赋予了“无刻意摆拍”的原生随意感。过去长期被诟病的对焦延迟、像素规格偏低等硬件短板，反倒成为“无压力拍摄”松弛感的具象符号，让年轻群体得以从高清镜头的全景审视中卸下防备，找回从容自在的拍摄状态。年轻一代通过重构影像价值的评判逻辑，从过度完美的主流视觉规训中抽身，转而欣赏那些留存着时间痕迹与技术原生瑕疵的影像，模糊性在此间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与原生消费群体对旧媒介的纯粹怀旧不同，青年群体的 CCD 复古实践带有更为鲜明的抵抗意味。这种抵抗并非以激烈或极端的形式呈现，而更偏向温和，以“独特”“不拘一格”的风格化表达来展现差异，以旧技术物的使用来区隔于主流审美。在算法的规训与滤镜的重围之中，重新拿起一台低像素的老相机，本身就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声明。

## 3 CCD 复古热潮的再思考

### 3.1 价格泡沫与电子废品的隐忧

对老式 CCD 相机的热烈追捧，固然以技术怀旧的形式赋予了过时媒介物新的文化意涵，但也必须正视其背后暴露的消费社会症候。需求的急剧放大使这类早已退出主流市场的产品沦为资本投机的标的，其价格在二手流通中严重偏离使用价值，并催生出鱼龙混杂的灰色交易链条。而技术本身的不可逆老化与替代性方案的涌现，则合力将其推向从“复古宝物”滑落为“电子废品”的危险境地。

CCD 热潮首先引发的是价格层面的异常膨胀。曾经这些在旧货市场角落蒙尘、以百元甚至几十元便可购得的过时相机，在“氛围感神器”“复古美学载体”等标签的包装下身价陡增，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溢价司空见惯，“一机难求”成为常态。这一价格飙升并非基于产品功能上的任何改良，而是符号价值被过度放大的产物。原本发端于个人情感记忆的怀旧消费，逐步被商业逻辑所收编，参与的门槛被持续抬升，使得许多单纯为审美或情感需求而来的爱好者被排斥在外，怀旧实践也因此褪去了不少纯粹性。

由于 CCD 早已停产、规模化供给断绝，二级市场几乎成为其唯一的流通场域。然而正是这一交易空间，滋生了大量乱象。在各类线上二手平台与社交电商中，翻新机、组装机、贴牌仿冒品层出不穷，部分不良商家甚至构建起隐蔽的灰色产业链，以低劣配件拼凑成“原装正品”高价兜售。普通消费者对老旧数码产品缺乏鉴别能力，信息的不对称使其极易踏入陷阱，支付不菲费用却购得残次品乃至虚假商品。当购买一台正常可用的 CCD 变得异常困难，人们的参与热情与市场信任感便不可避免地遭到消耗，这场复古风潮也随之沾染了浓厚的投机乃至欺诈意味。

溢价与假货的双重夹击持续消磨着用户的热忱，而 CCD 本身无法规避的技术性衰退则进一步瓦解着它的市场根基。这些相机的感光元件与电路系统历经十余年甚至更久的老化，机械磨损与自然损耗不可逆转，故障率高而维修配件稀缺，不少设备购入后仅能短暂使用一两次便告报废。在影像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老式 CCD 在操作响应、像素水准、处理速度等维度均已滞后于用户对个性化与便捷化的期待，而硬件层面的固化又使其缺乏创新改进的空间，难以持续满足变化的消费需求。

替代性方案的层出不穷正加速侵蚀 CCD 的独特优势。当前市面上已有大量手机应用程序能够通过算法模拟，

轻易复现低像素、高噪点、色彩偏移、漏光等典型的 CCD 成像效果，且几乎无需额外成本。当一台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搭配一款免费滤镜便可达成相似的“复古”视觉风格时，额外携带一台老旧实体相机的必要性便大为削弱。CCD 从一件被竞相追逐的稀缺怀旧物，逐渐退化为可被轻易替代的选项，其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与价值预期自然随之衰减。

这些因素彼此交织、彼此放大，正将 CCD 从备受青睐的“复古宝物”推向“电子垃圾”的终局。一旦消费热潮退却，大量被闲置乃至废弃的 CCD 将面临被遗弃的命运，这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泡沫破裂，同样意味着资源浪费与潜在的环境负担。因此，有必要以更为审慎的目光重新打量这一复古现象的可持续性与文化价值，警惕其沦为转瞬即逝的消费幻象。对 CCD 热的冷思考，并非意在否定媒介怀旧所蕴含的情感意义，而是提醒人们在拥抱旧媒介物时，应洞察资本对情感的收编与消费逻辑的越位，从而在怀旧与进步之间寻找更为理性、更具自觉意识的平衡。

### 3.2 风格化抵抗与身份认同的亚文化实践

将 CCD 复古热潮仅仅视为消费市场的短暂狂欢或技术怀旧的孤立个案，显然不足以揭示其深层的文化意涵。如前文所分析，在科技高歌猛进、高清影像全面渗透的当下，青年群体以旧媒介物为载体的怀旧实践，实际上承载着双重文化功能。它既是个体在加速社会中对断裂感的弥合，为迷茫与不安提供一处缓冲地带，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对主流文化逻辑与技术霸权的有意识回应。亚文化群体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物件的重新启用与符号化演绎，在大众文化的包围中划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审美领地，这是他们的区隔策略。CCD 复古文化不仅重申了人与媒介技术之间超越功能主义的情感联结，也捍卫了一种更为深层、更具个体参与性的文化体验方式。

CCD 使用群体所展开的这场抵抗，呈现出与经典亚文化反抗截然不同的色调。它并不诉诸激烈的对抗、挑衅式的宣言或显性的越轨行为，而是以一种更为柔和的姿态渗透进日常生活，通过“独特”“不随主流”“不拘一格”的审美选择来表达差异，以此与主导文化范式保持距离。这种抵抗是风格化的，也是审美化的，它披着怀旧的外衣，实则是在进行一场关于趣味与价值的无声声明。传统亚文化研究认为亚文化群体向来以高度风格化的象征实践来标识自身与主流秩序的区隔。那么以 CCD 为物质中介所展开的怀旧分享、影像创作与圈层互动，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型的复古亚文化形态。尽管这股潮流的兴起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催化，但作为最为活跃的参与主体的青年用户的行为模式与这场复古潮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构关系。他们既被潮流所裹挟，也在潮流中主动生产意义，将 CCD 从一件冷冰冰的旧技术物转化为承载自我表达与文化认同的活性媒介。

从文化研究的立场来看，青年群体热拥 CCD 的现象不应被简化为一时的时尚狂热或盲目跟风，而应被严肃地视为一种值得深究的文化表征。它折射出当代青年在高度同质化的文化生态中寻求差异、在无缝平滑的高清美学中找寻质感、在被算法规训的日常中渴望偶然与粗糙的复杂心态。这一复古实践所彰显的，是一种“以旧为新”的文化能动性。通过对旧技术的再语境化使用，青年群体不仅重新定义了 CCD 的文化坐标，也在不经意间重构了自身与时间、记忆、真实感之间的关系。要真正理解这场媒介复古运动的文化意义，就必须走进这一群体的审美世界，探析其背后的亚文化潮流理念与风格逻辑，从而揭示出隐匿在“复古”标签之下的鲜活文化创造力与身份政治诉求。

### 3.3 怀旧与进步之间的动态平衡

CCD 复古热潮所引发的讨论，最终难以绕开技术怀旧与媒介进步之间那道若隐若现的裂隙。对过时媒介技术的重新拥抱确实打开了新的文化空间，使老旧技术从被遗忘的角落重返意义生产的场域，在当下语境中被注入全新的文化阐释。另一方面，这种向后的凝视与向前的奔涌之间并非总能和谐共处。技术的车轮滚滚向前，新一代媒介技术以其更高的效率、更强的功能和更无缝的体验不断刷新着日常生活的面貌，而对旧技术的执念则可能在某种情境下演化为一种情感包袱，使人们在旧日温情与新兴便捷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两者间体验着难以调和的焦灼与撕裂。

如何在技术怀旧与媒介进步之间寻找一种动态的、而非顾此失彼的平衡，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文化命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的复古从来不应当是简单的倒退或对过往的沉溺，它更深层的意义恰恰在于对旧媒介物所展开的再利用与再创造。在 CCD 的个案中，青年群体并未原封不动地照搬上世纪末的影像生产模式，而是通过自身的审美实践与文化编码，重新界定了这枚过时感光元件的文化坐标。它不再仅仅是记录光影的工具，而是蜕变为一种承载自我表达、连接集体记忆与建构身份认同的活性载体。这种创造性转化，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

当代社会一味追逐效率与性能的单向度逻辑的隐性挑战。它以沉默而执拗的姿态提醒我们，技术的价值不应被简化为参数的堆叠与速度的竞赛，那些关乎情感温度、人文厚度与感知深度的维度，同样应当在技术发展的版图中占据不可让渡的一席之地。

要将这种平衡从理念转化为现实，至少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自觉的反思与努力。一是有必要对怀旧本身的动机与目的进行更为深入的辨析。怀旧究竟是出于对旧日时光的真诚眷恋，是希望从中汲取某种被现代社会遗忘的精神养分，还是仅仅在消费逻辑的诱导下完成一场被包装的情感消费？对动机的清醒审视，是避免怀旧沦为商业噱头或盲目恋物癖的前提。二是应当积极鼓励对复古技术的创造性使用，而非囿于简单的收藏或展示。CCD的价值不应仅仅停留在被把玩或陈列的层面，而应在与当代审美经验和生活场景的碰撞中持续焕发新的可能性，使其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活性节点。三是这种平衡还要求在观念层面上培养一种更为成熟的技术观，即既不因怀旧而拒斥进步的成果，也不因追逐新潮而简单抛弃旧物所承载的情感与精神资源。唯有在这种双向开放的视野中，怀旧与进步之间的交互作用才能被充分理解，两者之间的张力才能从冲突转化为对话，从相互抵触转化为彼此滋养。

探索一种既尊重过往又不拒斥未来的文化姿态，不仅是回应 CCD 复古热潮所带来的深层叩问，更是科技时代赋予当代人的一项持续的文化功课。当旧技术物在时间的尘埃中被重新拾起，它们所开启的或许正是一条通向更为丰饶的文化景观的路径。

#### 4 结语

在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语境下，CCD 复古热潮所承载的意义，早已溢出一场单纯的消费时尚或技术猎奇。它既是技术怀旧在当代社会中的具象化展演，也是一面折射数字生存状态的棱镜，触及了速度与记忆、效率与情感、新与旧之间那些尚待深入对话的文化议题。

透过这场复古潮流，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股力量的交汇与拉锯。一股来自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对新鲜事物、无缝体验和极致效率的无限推崇，另一股则源自个体在加速进程中对历史厚度、记忆连续性和持久价值的不懈追问。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重拾一枚过时的感光元件，便不再仅仅是技术功能上的倒退或审美趣味上的猎奇，而是构成了对单向度技术演进观念的一种沉默质询，以及对被压缩在加速度缝隙中的人文体验的一次温柔打捞。

这场以旧媒介物为纽带的怀旧实践，实际上敞开了重新审视人与技术关系的可能空间。当高清像素可以被算法随手生成，当完美图像成为社交资本，CCD 所呈现的低保真、随机性与瑕疵感，恰恰逆流而上地标定了一处抵抗视觉同质化的飞地。年轻的使用者借此重新定义了“真实”与“美感”的边界，在看似退步的操作仪式中，找回了在过度优化中被搁置的个体感知与情感温度。这种从效率逻辑中抽身、与旧技术物建立情感联结的渴望，既是对个体身份连续性的重申，也是对一种更为多元、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图景的呼唤。

而保持审慎同样必要，当怀旧被消费逻辑收编、被资本力量裹挟，它便有可能从真诚的情感表达滑向被标价出售的符号景观。CCD 从“复古宝物”沦为“电子废品”的风险，警示着任何技术怀旧实践都需在与商业逻辑的博弈中坚守自身的文化自觉。对旧媒介物的拥抱也不应走向对技术进步的简单拒斥，而是在怀旧与前进之间寻找一条既尊重过去又面向未来的通道，让旧技术物在与当代生活的对话中持续释放创造性的潜能，而非仅仅沦为对逝去时光的感伤凭吊。

CCD 复古热潮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一个特定时期技术造物的重新发现，更是一次重新思考技术本质、时间感知与文化价值的契机。在这场由旧物引发的当代回响中，人们所追寻的或许并非真正地“回到过去”，而是在与旧技术重逢的过程中，重新确认自身在快速变迁中的坐标，并以此积蓄一种走向未来的、更为沉稳而丰盈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刘于思. 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J].南京社会科学,2018, (5):121-127+135.
- [2]Campopiano J. Memory, Temporality, & Manifestations of Our Tech-nostalgia[J]. Preserv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 Culture, 2014, 43(3).
- [3]Van der Heijden T. Technostalgia of the present: From technologies of memory to a memory of technologies[J]. 2015.
- [4](美)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0.

- [5]姜楠. 差异的认同: 青年数字怀旧空间中的情感结构与自我张力[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 (11): 148-156.
- [6]陈彦宁. 我们的老手机: 怀旧消费中的代际媒介记忆[J].新闻记者,2024, (9):40-55.
- [7]黄顺铭,刘欣庭. 制造“梦境”: 技术怀旧视角下的中式梦核实践[J].新闻记者,2024, (9):21-39.
- [8]邓秀军,李雅莹. 从个人情感到文化认同: 豆瓣平台卡带趣缘群体的技术怀旧与媒介记忆书写[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 (7):125-134.
- [9]吴志远,马一琨. 数字怀旧: 互联网记忆展演背后的社会心态研究[J].新闻记者,2024, (2):77-96.
- [10]孔舒越. 作为“工具箱”的媒介: 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复古——以胶片摄影为个案[J].新闻记者,2024, (2):97-112.
- [11]杜璇,刘于思. 念往昔以慰孤独: 媒介技术怀旧对青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 (5):51-60.
- [12]吴世文,何羽潇. 媒介、情感与社交关系: 网友的 QQ 记忆与技术怀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 (9):144-150.

## Technological Nostalgia: Revisiting the CCD Nostalgia Phenomeno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Zhang Jiaq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 'an,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CCD retro style on social platforms is essentially an acceleration of a technological nostalgia phenomenon in society. This article, by drawing on Boeim's nostalgia typology, points out that the pursuit of CCD by the youth is not driven by a restorative urge for repair, but rather more reflects reflective nostalgia. At the practical level, CCD has been endowed with symbolic values such as "millennial aesthetics" and "authenticity", becoming a carrier for social performances,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interest-based subcultures, and has achieved a material return of old media from "technological memory" to "memory of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motivations behind this craze: emotional buffering in the accelerating era and compensation by slow media, the production and symbolic consumption of beautiful images on image-based social platforms, the celebrity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the technological de-mystification and visual rebellion of young people towards high-definition algorithmic images. However, the article also calmly examines the potential crises of the CCD retro craze: the bubble of premium prices in the second-hand market, the gray transaction chain, and the technological aging that may make it a fleeting electronic waste.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understands CCD practice as a mild stylized resistance and a new form of retro subculture,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contemporary youth seeking differences, reconstructing authenticity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a dynamic balance should be sought between technological nostalgia and media progress, carefully facing the emotional value and consumer incorporation of old technological objects, and re-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y in the tension between nostalgia and innovation, memory and speed.

**Keywords:** Technical nostalgia; CCD; Reflective nostalgia